

论唐前小说中的祈雨文化

何 亮 应 豪 杰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祈雨属于祈禳术之一,与民间信仰、巫术、宗教等息息相关。不论受何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其文化内涵有共通之处,都寄寓着农耕时代的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对风调雨顺的祈请与诉求。不少史料文献对祈雨皆有相关记载,唐前小说则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加以呈现:祈雨的主体不受身份限制,普通民众、仕人、术士皆可参与,但主要为仕人与术士;祈雨仪式不拘一格,民间自发举行的较为简单、随意,重在书写施法者、法术的神异、祭祀主体的德行、祷祝的最终结果,受远古遗留的“万物有灵”“巫术”等思想影响较深。祈祷的神灵有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龙等,杂糅了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官府发起的程式严整规范,且繁冗、复杂,意在区分等级,彰显对天神的虔诚与敬畏,以及心系苍生的民本思想、农业兴邦的治国理念。唐前小说对祈雨主体、仪式,以及祝祷神灵的书写,反映了当时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厚的文化蕴涵。

关键词:唐前小说;祈禳;祈雨;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5-0110-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511

农业是古代民众生存之本。天气直接关系到农作物产量、收成,甚至决定百姓生死。历史典籍中,不乏因天灾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史实。各自然灾害中,旱灾出现的频率甚高,《汉书》近50处、《后汉书》近70处、《晋书》近40处记录了各地的旱情。长期的干旱导致粮食价格飞涨,“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1]2764},百姓失去生存的依托。意在“补史之阙”的唐前小说,也有不少篇目是关于旱灾的书写。这些内容与史籍相互印证的同时,也形象地呈现了祈雨的主体、具体仪式、关涉的神灵,以及百姓的生存境况。目前从宗教、祭祀、民俗等层面对唐前小说进行的研究,虽已涉及祈雨文化,如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刘道超《筑梦民生 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向柏松《中国水崇拜》、吴十洲《帝国之雩 18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等,但专门性的研究较少。本文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态,深入分析唐前小说中祈雨的形式、目的、主体等,揭示其文化内涵。

一、祈雨的主体:不限身份,重德行

旱灾是关涉百姓生死存亡的重要自然灾害。久旱无雨之际,代表着国家权力的皇室、官府,以及生

收稿日期:2023-08-13

作者简介:何 亮(1980—)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巴渝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古代文体学。

应豪杰(1997—)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礼俗与汉唐小说文体演进研究”(19BZW059)。

活受到直接影响的劳苦大众,都举行祈雨活动。经史文献侧重于书写上层统治者,民间百姓则极少提及。《礼记·月令》对祈雨用意、仪式进行了说明与规定:“小暑至……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2]499-501} 旱祭有鲜明的等级差异,天子祭于上帝,诸侯向上公之神祈祷。《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载录了建武年间,和帝面对大旱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时岁灾旱,祈雨不应……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3]1199} 君王惩处失职官员、大赦天下迎来降雨,宣扬了天人感应的施政理念。身份卑微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自救,多见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据统计,唐前小说中出现与祈雨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搜神记》《搜神后记》《西京杂记》《博物志》等志怪、博物体小说集,如《西京杂记》“止雨如祷雨”,《博物志》“祈雨”,《搜神记》“于吉”“祈雨”“葛玄”“汤祷雨”“凉辅”“周畅”“樊山火”“火烧山”,《搜神后记》“虬塘”“祝祷于龙穴”,《神仙传》“董奉”等。唐前小说中载录的祈雨,聚焦点不是参与者的身份,而是祭祀时施法者、法术的神异,以及祭祀主体的德行。

(一) 身怀法术之士

佛徒、道士、巫覡等,不乏法力超群的“能人异士”。他们行走民间,以法术为俗众排忧解难。如《神仙传》中的董奉身有异术,当地大旱,奉县令丁士彦之命祈雨:“董奉……长宿识之,问曰:‘君无有道也?昔在县时,年纪如君辈,今吾已皓白,而君犹少也。’君异曰:‘偶尔耳。’”^{[4]333} 祈雨过程在作品中略而不及,却细致描摹了董奉的不同寻常:历经多年,同辈皆白发苍苍,其容颜却仍如少年。《搜神记》中的葛玄用道教符箓术请雨:“乃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5]12} 施法后,天地产生的异象,大雨倾至的奇幻场景,是小说着力之处。这一类型作品受宗教、巫术等影响甚深。在宗教、巫术等信仰中,法术(意念、意识或某种神秘仪式)能够将人的力量延伸,打破自然与社会对人的束缚。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可控制鬼神、役使外物。祈雨术就是此观念的体现。

(二) 仕人

步入官场的士人,特别是德行深厚、秉公执法的义官,在祈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历朝历代极为重视祈雨,《北史》《晋书》《隋书》等历史典籍记载了君王、宰臣等举行的祈雨仪式。历史典籍展现的是皇家、官府的威严,凸显参与祈雨活动的群体庞大,传达对天神的虔敬与敬畏。唐前小说中的书写则不尽然。作品极力讴歌仕人为百姓祈雨的献身精神,以故事的形式宣扬官府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天下苍生。如《搜神记》“凉辅”,夏天枯旱,太守凉辅在庭院中暴晒,“使辅谢罪……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5]131}。雨水仍未至,凉辅自焚、自责的祝祷词感动了上苍,终迎来降雨。《西京杂记》卷一“止雨如祷雨”未具体描写祈雨的过程,却交代了祈雨人的身份显赫,“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丞相、御史都参与祈雨,足见朝廷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搜神记》“东海孝妇”中的周青含冤而死,郡大旱三年,“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5]139}。太守秉公执法,为孝妇翻案,并亲自祭孝妇。孝妇沉冤得雪,太守为民的公心让大雨立至。中国是礼仪社会,讲究以德治理天下。德行兼备的为官者祈祷,更能获得神灵的眷顾。

(三) 寻常百姓

在古代中国,农作物是众生赖以生存的根本。出现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最忧心的还是百姓。他们自发举行了祈雨活动。如《搜神记》“湘穴”:“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5]161} 大旱来临,人们用其他水道的水淹没干涸的洞穴,就能迎来降水。显然,这种简单、朴素的祈雨方式,是接触巫术思想的遗留。接触巫术“在这样的概念上建立的: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必然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6]68}。将没有关联的水道相接,两者之间会互相作用,水量充沛的

水道属性转移到枯竭的水道,大雨从而应时而至。《搜神记》“树神黄祖”中,前来祈雨的是各位父老乡亲:“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5]217} 树神将民间苦楚上传天帝,最终喜获降雨。百姓向树神祈雨,传承了远古时期“万物有灵”的观念。因树木与人类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先民早就将之作为一种崇拜,并成为民族心灵深处的信仰。

祈雨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祈雨活动就已存在。殷商卜辞第 375 片就记录了祈雨的咒文:“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东南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7]378} 祈雨活动的盛行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思想观念、宗教信仰,以及生产力水平等相关。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能降雨的神灵。官府长时间对巫术的忌讳、明令禁止决定了与巫术、民间信仰相关的素材难以载入经史文献。而不受限制的小说,搜集、编撰资料之时,视野不局限帝王将相,民俗、巫术等进入作品,弥补了经史文献的不足。当然,唐前小说中进行祈雨的主体,仕人、术士出现的频率较高,术士往往也出于统治者的要求而介入。统治阶层对祈雨的重视,主要因为农业在政事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折射出“农业兴邦”“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小说篇幅简短、通俗易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祈雨主体的德行,宣传为官者一心为民的正面形象,更有利于教化民众。

二、祈祷的神灵:思想杂糅,多神信仰

风调雨顺事关国泰民安。应时、应季而雨的美好祈愿,诞生了诸多雨神。殷商时期,掌管降雨的是天神。殷墟卜辞《前》3185、《乙》1312 等有天神主宰雨水的记载。“今三月帝令多雨?”“帝其令雨?帝不令雨?”春秋时期,图腾崇拜的“龙”成为兴云致雨的神物。除此之外,还有司雨的“雨师”。王逸注楚辞《天问》“萍号起雨,何以兴之?”曰:“萍,萍翳,雨师名也。”^{[8]61} 在唐前小说中,除经史文献所提及,祈雨时祷祝的神灵更加多样化。山川树木等自然之神,彭祖、袁双、徐叔宝、伽梨、释慧远等佛、道人物,锡杖等佛道圣物,都能兴云降雨。

(一) 龙

龙能致雨源于对龙神的信仰。据相关研究,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是蛇,有些认为是彩虹、雷、闪电等自然气候,但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形体与龙比较接近的蛇。龙能司雨,主要因素有:城隍取代龙作为保护神的信仰后,龙降级为分管雨水的水神;对天象的认识、对星宿的命名,使龙成为主管降雨之神;人们潜意识地将龙与飞行的灵物、云联系在一起,因而具备了降雨的能力^{[9]168-170}。唐前小说承袭了此观念,如《搜神记》“病龙雨”,农夫在龙洞祝祷得雨,“农夫祷于龙洞,得雨”^{[5]237}。《搜神后记》“虬塘”,只要在虬山龙穴洞祈祷即能获雨,“武昌虬山有龙穴……岁旱祷之,即雨”^{[10]485}。唐前小说中,向龙祈雨的大多数是普通百姓,祈雨的仪式极为简单,重在愿望的传递与祝祷者的心意,不在于仪式本身。这也可以看出龙神信仰的俗化。

(二) 自然神

远古先民“万物有灵”的观念让山川树木等自然界的诸多生物成为掌管风雨的神灵。如《搜神记》卷十八中的树神,“庐江龙舒县陆亭,流水边有一大树……时久旱……我树神黄祖也,能兴云雨”^{[5]217}。树神是巫术思想产生的参拜物,春去秋来,树木旺盛的生命力让先民钦羨不已。《韩非子·说林上》所云:“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11]484} 他们从树寿命的生生不息,雨水与生命紧密相关的联想中,将树看成行云降雨、化生万物的神灵。依水而生的鱼也是行雨之神,如《西京杂记》卷一“刻玉石为鱼”:“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12]46} 由于鱼与水的密不可分,逐渐

被视为能呼风唤雨的雨神。中国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籍等保存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帝王世纪》载录了向大鱼求雨的习俗，“黄帝五十年秋……见大鱼负图书，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13]6}，黄帝杀五牲向鱼神祈雨，说明鱼神降雨的信仰已植根于先民思想意识。

(三) 佛道人物、圣物

随着道教的兴起，其影响力辐射至民众日常生活。尤其是魏晋时期，葛洪、陆修静、寇谦之等人将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谱系等理论化、系统化后，道教极为兴盛。道教神灵谱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古往今来的神灵几乎都被纳入其中，民间新产生的神灵也赫然在列。受此影响，唐前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庇护百姓的神仙。如《搜神记》中的彭祖作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一员，掌管风雨，“祷请风雨，莫不辄应”^{[5]3}；《异苑》卷五“丹阳袁双”，袁双战败身亡后，不知其为鬼怪，还是神灵。道俗仍于二月晦击鼓、跳舞，在袁双庙祈祠，风雨即至；卷六“徐道饶”，道士在鬼怪协助下，霖雨降临。人们不在乎妖鬼神怪的性质与来源，只要能庇护天下百姓，保证国泰民安，便乐意将之称为“神”加以信奉、祭祀。这也体现了道教信仰对人现实生命价值、生存质量的重视。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陀、与佛教相关的物件具有了神性，成为可依赖、信奉的神灵。如东晋法显《佛国记》中供养的锡杖，在僧徒、百姓的祝祷中，如愿降雨，“佛锡杖……彼国土亢旱，府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即大雨”^{[14]112}；那竭国大旱之际，向佛僧伽梨祈福，天即大雨。《异苑》卷五“沙门释慧远”，僧人齐声唱偈，霹雳阵阵中，龙兴雨降。唐前小说中，与佛教人物、圣物祈雨相关的作品较少，零星分布于《幽明录》《佛国记》《异苑》等载录异国风物、宣扬佛教的志怪、笔记小说集。

在唐前小说中，降福泽于百姓的神灵来源较为复杂，涉及山川树木等自然神，神话传说中的神人，巫术、宗教中的神灵。龙、鱼、树木等自然界动植物司雨的观念，源自对生命、水源等的崇拜，与远古先民认识世界的方式相关；而彭祖、锡杖等宗教人物、圣物，执掌雨水并不是其唯一职属。如彭祖，曾慥《类说》突出其导引之术，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提及其长生之法，道典《彭祖摄生养性论》强调其养身延寿之诀等；又如锡杖，陈劭《通幽记》讲述其驱邪除魅的神力，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初编》铺陈其破除妖术的神通等。由此可见，佛教、道教中的神灵以及圣物，既能降妖除魔，又能赐福驱灾。当人们有需求时，只要向其中的某一个祈祷即能达成所愿。较早出现于中国文学中的神，如西王母、女娲、伏羲等，各司其职，作用较为单一。随着佛教、道教的产生，以及佛道与其他思想的相融互渗，神灵职能表现出“身兼数任”的特点。

三、祈雨的仪式：形式多样，意蕴丰富

早在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期，甲骨卜辞就有诸多关于祈雨仪式的记载。祈雨时，官方、民间都会采取一定的仪式与神灵沟通。一般来说，官府的祈雨更具有仪式感，有专门的祈雨人员、祭品，还会遵循一定的程式。而民间的祈雨较为简单，只要真诚祷祝，就能与神灵心意相通。祈雨的仪式虽千差万别，大体不出两类：巫术祈雨、祭祀祈雨^{[15]198-223}。唐前小说中的祈雨仪式，沿袭了传统，但又不受限于传统，形式更加多样。

(一) 巫术祈雨

巫术祈雨涵盖两方面的蕴义：以相似律为基础，模仿祈求神灵的形像（司雨神）与行为动作（主要指降雨行为）以求得降雨。根据接触律，将灾难转嫁给祈雨主体，并给予象征性的惩罚以求得降雨^{[15]198}。在唐前小说中，以模仿祈求神灵的形像与行为为主，如《搜神记》卷二十“病龙雨”、《搜神后记》卷十“虬

塘”、《西京杂记》卷一“玉鱼动荡”等,具体神灵形似物祈雨的皆属于此类。另也有部分小说以胁迫神灵的方式祈求降雨。如晋顾微《广州记》“杀牛祈雨”：“池边有一石牛,人祀之。若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礼毕,则天雨太注。”^{[16]48}牛是农耕社会的重要畜力,岭南等偏远之地,以及壮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牛为雨神的信仰。杀掉与牛神同类的牲畜,达到震慑牛神而降甘霖的目的。东晋干宝《搜神记》“樊山火”也是如此,以烧山威慑雨神降水,“樊东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至大雨。”^{[5]160}以巫术祈雨的仪式,受先民“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多在民间施行,仪式大体是象征性的,极为简单。对民众而言,长期以来对自然认识的方式已成为一种潜意识,他们能够认同、接受这种巫术思想。从经济层面考虑,并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巫术祈雨出现在与普通民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题材相关的小说中,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二) 祭祀祈雨

祭祀祈雨有较为严格的仪式,需要主持祭祀的人员及相关祭品。祭祀祈雨往往由官方举行。祭祀祈雨欲通过“牺牲”满足神灵的物质需求,通过乐舞让神灵获得精神上的享乐。神灵获得物质、精神上的愉悦就会满足人们的愿望而普降甘霖。这是世人将自己的欲望、想法“强加”于神灵的体现^{[15]218}。在唐前小说中,祭祀祈雨的仪式主要有:燎祭、献祭、雩祀。

燎祭祈雨^{[17]139},即点燃柴薪,焚烧牺牲祈雨,是国家祭天的仪式。据《尚书》记载,从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就有以国家、部落名义进行的此种祈雨。燎祭时,袅袅升空的柴烟,极像诸神在接受献祭。唐前小说容纳了燎祭祈雨的习俗。如《搜神记》“谅辅”,太守准备柴火自焚,“乃积薪柴,将自焚焉”^{[5]131}。在燎祭祈雨仪式中,主持祭祀之人沟通天神。用火焚烧主祭,其灵魂升天后,便于向上天禀告旱情。对此《左传》有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郑彦注曰:“旱者而向天,天哀而雨之。”^{[18]398}僖公用火烧巫与太守自焚,意图如出一辙。

献祭祈雨,顾名思义,以非焚烧的形式进行祈雨。祭祀的神灵不同,具体仪式有较大差异。祭祀地上的神灵,有沉、埋、投等。后出现以祭品供奉的方式祈雨,天地间的神灵都可采用。供奉兴起后,普遍用于各祭祀活动。唐前小说,供奉祭祀祈雨的作品较多。如《搜神记》卷一“于吉”,孙策妒忌于吉深受兵士拥戴,欲将除之而后快,借口大旱,让其充当祈雨的祭品:“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5]160}长久亢旱,商汤以自己为祭品,向天帝祈雨。“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5]110}。

雩祀是古代旱灾严重时举行的求雨仪式。《周礼·司巫》有“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19]687}的记载。雩祭自周代开始就已形成,是一种古老的祈雨风俗。《说文》云:“雩,夏季,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20]574}雩祀以音乐、舞蹈等艺术方式娱神祈雨。看似热闹、轻松的场景,有着严肃的宗教内涵。唐前小说也有此古老的祈雨习俗,不过祈雨的仪式趋于俗化,道士、俗众都能雩祀祈雨。如刘敬叔《异苑》卷五:“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风雨忽至。”^{[21]43}

(三) 德行祈雨

天人感应衍生出德行可祈雨的观念。根据现存可考文献,天人感应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洪范》曰:“曰肃,时寒若。曰乂,时暘若。”^{[22]320}君主施政的态度与天气相互感应。施行仁政,风调雨顺,施行暴政,气候反常,不利农时。楚简《鲁邦大旱》记载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就此问题进一步阐发,“邦大旱,毋乃避(失)者(诸)型(刑)与惠(德)虐(乎)”^{[23]106},旱灾是上天对国君失德的惩罚。反过来,修德之人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唐前小说对此就有反映。如《搜神记》中的周畅,性格仁厚,颇有孝行。大旱来临,祈雨没有任何成效。周畅帮客死他乡的人安葬,他的义举赢得了上天的褒奖:“周畅,性仁慈。

少至孝……时夏大旱,久祷无应。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应时澍雨。”^[5]¹³⁴“东海孝妇”亦然,太守的德行感动上苍,大雨立至。

唐前小说中的祈雨仪式多样,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巫术祈雨,源自远古先民将自然界存在的生物作为信奉的神灵,模拟其行为、形象或对其进行胁迫以达到祈雨的目的;祭祀祈雨大多由官方操办,祭祀中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或仕人以乐舞、祭品等与神灵沟通,通过取悦神灵而达成所愿;伴随儒家“天人感应”观念日益渗入社会生活,人们普遍认为德行能求得神灵庇佑。唐前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修德祈雨的作品。

四、结 语

唐前小说中祈雨的主体、祈雨的仪式、祈祷的神灵等不同于经史文献。经史文献关注的祈雨主体大多为帝王、仕人等统治者,小说则将视线扩大至民间,普通百姓也是祈雨的重要群体。在祈雨中,官府与民众祈祷的神灵不尽相同。官府祈祷的大多为已得到认可、来历清晰、身份地位较高的司雨之神;民间祈祷的多为自然神,颇具地域色彩,与民间信仰、巫术等关系密切。在祈雨的仪式上,除经史文献中常见的巫术祈雨、祭祀祈雨外,小说突出了德行对祈雨的意义。在具体的书写方式上,经史文献渲染的是仪式的庄重、程式,参加祈雨祭祀者身份的高贵,重视祈雨的礼仪、过程、祭品,“以礼治国”在祈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小说根据编撰者意图,有些作品突出了仪式的主体,如《搜神记》“彭祖”“树神黄祖”,有些突出仪式的过程,如《搜神记》“汤祷雨”“谅辅”,有些则突出仪式的结果,如《西京杂记》“淮南王好方士”、《搜神后记》卷十“虬塘”等。他们认为祈雨灵验的关键在于祈祷者的态度,并不在意祈雨的仪式与祭品。德行在祈雨中至关重要,小说家不吝笔墨地铺叙“以德治国”的经世思想。

唐前小说出现诸多与祈雨相关的作品,意味着百姓饱受旱灾的困扰。这些记载,与《晋书》《宋书》《汉书》等相互印证,彰显了小说“补史之阙”的功能,传达了时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鬼神实存”。“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4]⁴³。面对旱情,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权、收揽民心的目的,以祭祀的形式,甚至不惜以身为祭来祈雨。小说家歌功颂德,用大量篇幅塑造他们安民济物的形象,表明小说有意站在统治者立场为其代言,劝诫、教化百姓。百姓自发举行了相关祈雨活动,无一例外也取得了成功。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传递祈雨文化,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态,特别是下层百姓的思想与生存状况。

[参 考 文 献]

- [1]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礼记正义[M]. 郑玄,注. 孔颖达,疏. 龚抗云,整理. 王文锦,审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范晔.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葛洪. 神仙传校释[M]. 胡守为,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 干宝. 搜神记[M]. 汪绍楹,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6] J. G. 弗雷泽.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 汪培基,等译. 汪培基,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7] 郭沫若. 卜辞通纂[M]//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 郭沫若全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 [8] 朱熹. 楚辞集注[M]. 姜立甫,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9] 吉成名. 中国崇龙习俗[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 [10] 陶潜. 搜神后记[M]. 王根林,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1] 韩非子. 韩非子新校注[M]. 陈奇猷,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2] 刘歆. 西京杂记校注[M]. 葛洪,集. 向新阳,刘克任,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3] 皇甫谧. 帝王世纪[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14] 佛国记[M]. 吴玉贵,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 [15] 向柏松. 中国水崇拜[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
- [16] 梁廷楠. 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M]. 杨伟群,校点.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 [17] 赵逵夫. 先秦文学与文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18] 春秋左传正义[M]. 左丘明,传. 杜预,注. 孔颖达,正义. 浦卫忠,等整理. 于振波,等审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19] 周礼注疏[M]. 郑玄,注. 贾公彦,疏. 赵伯雄,整理. 王文锦,审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0]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1] 刘敬叔. 异苑[M]. 范宁,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22] 尚书正义[M]. 孔安国,传. 孔颖达,疏. 廖明春,等整理. 吕绍纲,审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3] 濮茅左.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 鲁邦大旱[M]. 上海:中西书局,2014.
- [2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On the Culture of Praying for Rain in Pre Tang Novels

He Liang Ying Haojie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Praying for rain belongs to one of the praying technique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folk beliefs, witchcraft, religion, etc. Regardles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it,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share similarities, embodying the people's desire for abundant harvests in the agricultural era for survival. 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relevant records on praying for rain, and pre Tang novels present this in their own way: the main body of praying for rain is not limited by identity and ordinary people, officials and sorcerers can participate, but the main body is officials and sorcerers. The ritual of praying for rain is not limited to any particular format, and the spontaneous folk activiti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casual. The procedure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strict and standardized, and are cumbersome and complex. The gods who pray include natural gods such as mountains, rivers, and trees, as well as mythological and legendary immortals and dragons. The depiction of the subject, ceremony, and deity of praying for rain in pre Tang novels reflects the true living conditions of people at that time, and has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pre Tang novels; praying; pray for rain; culture

[责任编辑:陈忻]